

諸子治要卷一

國學治要三

諸子十七種

淮南子

一名淮南鴻烈。漢淮南王劉安撰。安高帝第六子長之子。好聚書。招致賓客方術之士。作內書二十一

篇。卽此書。外書甚衆。中書八篇。言神仙黃白之事。今皆不傳。此書大旨原本道德。而縱橫曼衍。多所旁涉。蓋安生當盛漢。多見古書。加以精心纂述。故能上抗呂覽。並垂至今。惟每篇文字。動輒數千。猶不及呂書之簡潔而便於諷誦耳。

原道訓

節錄以下各篇並同

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。諸侯背之。海外有狡心。禹知天下之叛也。乃壞城平池。散財物。焚甲兵。施之以德。海外賓伏。四夷納職。合諸侯於塗山。執玉帛者萬國。故機械之心。藏於胸中。則純白不粹。神德不全。在身者不知。何遠之所能懷。是故革堅則兵利。城成則衝生。若以湯沃沸。亂乃逾甚。是故鞭噬狗策。蹠馬而欲教之。雖伊尹造父弗能化。欲害之心亡於中。則飢虎可尾。何況狗馬之類乎。故體道者逸而不窮。任數者勞而無功。夫峭法刻誅者。非霸王之業也。筭策繁用者。非致遠之術也。離朱之明。察箴末於百步之外。不能見淵中之魚。師曠之聽。合八風之調。而不能聽十里之外。故任一人之能。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。修道理之數。因天

地之自然。則六合不足均也。是故禹之決瀆也。因水以爲師。神農之播穀也。因苗以爲教。夫萍樹根於水。木樹根於土。鳥排虛而飛。獸躡實而走。蛟龍水居。虎豹山處。天地之性也。兩木相摩而然。金火相守而流。員者常轉。寡者主浮。自然之勢也。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。生育萬物。羽者嫗伏。毛者孕育。草木榮華。鳥獸卵胎。莫見其爲者。而功旣成矣。秋風下霜。倒生挫傷。鷹鵬搏鷙。昆蟲蟄藏。草木注根。魚鼈湊淵。莫見其爲者。滅而無形。木處榛巢。水居窟穴。禽獸有芄。人民有室。陸處宜牛馬。舟行宜多水。匈奴出穢裘。於越生葛絺。各生所急。以備燥溼。各因所處。以禦寒暑。並得其宜。物便其所。由此觀之。萬物固以自然。聖人又何事焉。九疑之南。陸事寡而水事衆。於是民人被髮文身。以像鱗蟲。短綌不綰。以便涉游。短袂攘卷。以便刺舟。因之也。雁門之北。狄不穀食。賤長貴壯。俗尙氣力。入不弛弓。馬不解勒。便之也。故禹之裸國。解衣而入。衣帶而出。因之也。今天徙樹者。失其陰陽之性。則莫不枯槁。故橘樹之江北。則化而爲枳。鴈鵠不過濟。獬渡汶而死。形性不可易。勢居不可移也。是故達於道者。反於清潔。究於物者。終於無爲。以恬養性。以漠處神。則入于天門。所謂天者。純粹樸素。質直皓白。未始有與雜糅者也。所謂人者。偶嗟智故。曲巧僞詐。所以俛仰於世人。而與俗交者也。故牛歧蹠而戴角。馬被髦而全足者。天也。絡馬之口。穿牛之鼻者。人也。循天者與道游者也。隨人者與俗交者也。夫井魚不可與語大。拘於隘也。夏蟲不可與語寒。篤於時也。曲士不可與語至道。拘

於俗束於教也。故聖人不以人滑天。不以欲亂情。不謀而當。不言而信。不慮而得。不爲而成。精通於靈府。與造化者爲人。夫善游者溺。善騎者墮。各以其所好。反自爲禍。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。爭利者未嘗不窮也。昔共工之力。觸不周之山。使地東南傾。與高辛爭爲帝。遂潛於淵。宗族殘滅。繼嗣絕祀。越王翳逃山穴。越人熏而出之。遂不得已。由此觀之。得在時不在爭。治在道不在聖。土處下不爭高。故安而不危。水下流不爭先。故疾而不遲。昔舜耕於歷山。碁年而田者爭處堯塋。以封壤肥饒相讓。釣於河濱。碁年而漁者爭處湍瀨。以曲隈深潭相予。當此之時。口不設言。手不指麾。執玄德於心。而化馳若神。使舜無其志。雖口辯而戶說之。不能化一人。是故不道之道。莽乎大哉。夫能理三苗。朝羽民。徙裸國。納肅慎。未發號施令。而移風易俗者。其唯心行者乎。法度刑罰。何足以致之也。是故聖人內修其本。而不外飾其末。保其精神。偃其智故。漠然無爲。而無不爲也。澹然無治。而無不治也。所謂無爲者。不先物爲也。所謂無不爲者。因物之所爲。所謂無治者。不易自然也。所謂無不治者。因物之相然也。萬物有所生。而獨知守其根。百事有所出。而獨知守其門。故窮無窮。極無極。照物而不眩。響應而不乏。此之謂天解。

本經訓

古之人同氣於天地。與一世而優游。當此之時。無慶賀之利。刑罰之威。禮義廉恥不設。毀譽

仁鄙不立。而萬民莫相侵欺。暴虐猶在於混冥之中。逮至衰世。人衆財寡。事力勞而養不足。於是忿爭生。是以貴仁。仁鄙不齊。比周朋黨。設詐譖。懷機械。巧故之心。而性失矣。是以貴義。陰陽之情。莫不有血氣之感。男女羣居。雜處而無別。是以貴禮。性命之情。淫而相脅。以不得已。則不和。是以貴樂。是故仁義禮樂者。可以救敗。而非通治之至也。夫仁者所以救爭也。義者所以救失也。禮者所以救淫也。樂者所以救憂也。神明定於天下。而心反其初。心反其初。而民性善。民性善。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。則財足而人贍矣。貪鄙忿爭。不得生焉。由此觀之。則仁義不用矣。道德定於天下。而民純樸。則目不營於色。耳不淫於聲。坐俳而歌謠。被髮而浮游。雖有毛嬙西施之色。不知悅也。掉羽武象。不知樂也。淫泆無別。不得生焉。由此觀之。禮樂不用也。是故德衰然後仁生。行沮然後義立。利失然後聲調。禮淫然後容飾。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爲也。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。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。今背其本而求其末。擇其要而索之於詳。未可與言至也。

凡人之性。心和欲得則樂。樂斯動。動斯蹈。蹈斯蕩。蕩斯歌。歌斯舞。歌舞節。則禽獸跳矣。人之性。心有憂喪則悲。悲則哀。哀斯憤。憤斯怒。怒斯動。動則手足不靜。人之性。有侵犯則怒。怒則血充。血充則氣激。氣激則發怒。發怒則有所釋憾矣。故鐘鼓管簫。干鐃羽旄。所以飾喜也。衰絰苴杖。哭踊有節。所以飾哀也。兵革羽旄。金鼓斧鉞。所以飾怒也。必有其質。乃爲之文。古者

聖人在上。政教平。仁愛洽。上下同心。君臣輯睦。衣食有餘。家給人足。父慈子孝。兄良弟順。生者不怨。死者不憾。天下和洽。人得其願。夫人相樂。無所發貶。故聖人爲之作樂。以利節之。末世之政。田漁重稅。關市急征。澤梁畢禁。網罟無所布。耒耜無所設。民力竭於徭役。財用殫於會賦。居者無食。行者無糧。老者不養。死者不葬。贅妻鬻子。以給上求。猶弗能贍。愚夫蠢婦。皆有流連之心。悽愴之志。乃使始爲之。撞大鐘。擊鳴鼓。吹竽笙。彈琴瑟。失樂之本矣。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。君施其德。臣盡其忠。父行其慈。子竭其孝。各致其愛。而無憾恨其間。夫三年之喪。非強而致之。聽樂不樂。食旨不甘。思慕之心。未能絕也。晚世風流俗敗。嗜慾多。禮義廢。君臣相欺。父子相疑。怨尤充胸。思心盡亡。被衰戴經。戲笑其中。雖致之三年。失喪之本也。古者天子一畿。諸侯一同。各守其分。不得相侵。有不行王道者。暴虐萬民。爭地侵壤。亂政犯禁。召之不至。令之不行。禁之不止。誨之不變。乃舉兵而伐之。戮其君。易其黨。封其墓。類其社。卜其子孫以代之。晚世務廣地侵壤。并兼無已。舉不義之兵。伐無罪之國。殺不辜之民。絕先聖之後。大國出攻。小國城守。驅人之牛馬。僇人之子女。毀人之宗廟。遷人之重寶。血流千里。暴骸滿野。以贍貪主之欲。非兵之所爲生也。故兵者所以討暴。非所以爲暴也。樂者所以致和。非所以爲淫也。喪者所以盡哀。非所以爲僞也。故事親有道矣。而愛爲務。朝廷有容矣。而敬爲上。處喪有禮矣。而哀爲主。用兵有術矣。而義爲本。本立而道行。本傷而道廢。

齊俗訓

廣廈闔屋。連闔通房。人之所安也。鳥入之而憂。高山險阻。深林叢薄。虎豹之所樂也。人入之而畏。川谷通原。積水重泉。鼃鼃之所便也。人入之而死。咸池承雲。九韶六英。人之所樂也。鳥獸聞之而驚。深谿峭岸。峻木尋枝。猿狖之所樂也。人上之而慄。形殊性詭。所以爲樂者。乃所以爲哀。所以爲安者。乃所以爲危也。乃至天地之所覆載。日月之所照認。使各便其性。安其居。處其宜。爲其能。故愚者有所脩。智者有所不足。柱不可以摘齒。筐不可以持屋。馬不可以服重。牛不可以追速。鉛不可以爲刀。銅不可以爲弩。鐵不可以爲舟。木不可以爲釜。各用之於其所適。施之於其所宜。卽萬物一齊。而無由相過。夫明鏡便於照形。其於以函食。不如簞。犧牛粹毛。宜於廟牲。其於以致雨。不若黑蜩。由此觀之。物無貴賤。因其所貴。而貴之物。無不貴也。因其所賤。而賤之物。無不賤也。夫玉璞不厭厚。角觶不厭薄。漆不厭黑。粉不厭白。此四者相反也。所急則均。其用一也。今之裘與蓑。孰急。見雨則裘不用。升堂則蓑不御。此代爲常者也。譬若舟車楫肆窮廬。故有所宜也。故老子曰。不上賢者。言不致魚於木。沈鳥於淵。故堯之治天下也。舜爲司徒。契爲司馬。禹爲司空。后稷爲大田師。奚仲爲工。其導萬民也。水處者漁。山處者木。谷處者牧。陸處者農。地宜其事。事宜其械。械宜其用。用宜其人。澤阜織網。陵阪耕田。得以所有。易所無。以所工。易所拙。是故離叛者寡。而聽從者衆。譬若播基丸於地。員者

走澤。方者處高。各從其所安。夫有何上下焉。若風之遇簫。忽然感之。各以清濁應矣。夫獫狁得茂木。不舍而穴。狼狽得埵。防弗去而緣。物莫避其所利。而就其所害。是故鄰國相望。雞狗之音相聞。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。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。皆各得其所安。故亂國若盛。治國若虛。亡國若不足。存國若有餘。虛者非無人也。皆守其職也。盛者非多人也。皆徼於末也。有餘者非多財也。欲節事寡也。不足者非無貨也。民躁而費多也。故先王之法籍。非所作也。其所因也。其禁誅。非所爲也。其所守也。

汜論訓

古者有整而纒領。以王天下者矣。其德生而不辱。予而不奪。天下不非其服。同懷其德。當此之時。陰陽和平。風雨時節。萬物蕃息。鳥雀之巢。可俯而探也。禽獸可羈而從也。豈必褒衣博帶。句襟委章甫哉。古者民澤處復穴。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。夏日則不勝暑熱。蜚蜚。聖人乃作爲之。築土構木。以爲宮室。上棟下宇。以蔽風雨。以避寒暑。而百姓安之。伯余之初作衣也。緇麻索纒。手經指挂。其成猶網羅。後世爲之。機杼勝複。以便其用。而民得以揜形禦寒。古者剡耜而耕。摩蜃而耨。木鉤而樵。抱甄而汲。民勞而利薄。後世爲之。耒耜耰鋤。斧柯而樵。桔槔而汲。民逸而利多焉。古者大川名谷。衝絕道路。不通往來也。乃爲窰木方版。以爲舟航。故地勢有無。得相委輸。乃爲輶。蹻而超千里。肩荷負儻之勤也。而作爲之。揉輪建輿。駕馬服牛。民

以致遠而不勞。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。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。猛獸不能爲害。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。困其患則造其備。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。就其所利。常故不可循。器械不可因也。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。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。舜不告而娶。非禮也。立子以長。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。非制也。禮三十而娶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。非法也。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。殷人殯於兩楹之間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。此禮之不同者也。有虞氏用瓦棺。夏后氏塋周。殷人用槨。周人牆置。此葬之不同者也。夏后氏祭於閭。殷人祭於陽。周人祭於日出以朝。此祭之不同者也。堯大章。舜九韶。禹大濩。湯大濩。周武象。此樂之不同者也。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。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。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。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。所推移上下者。無尺寸之度。而靡不中音。故通於禮樂之情者。能作音。有本主於中。而以知樂。護之所周者也。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。死爲之練冠。故有慈母之服。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。故大饗廢夫人之禮。先王之制。不宜則廢之。末世之事。善則著之。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。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。治國有常。而利民爲本。政教有經。而令行爲上。苟利於民。不必法古。苟周於事。不必循舊。夫夏商之衰也。不變法而亡。三代之起也。不相襲而王。故聖人法與時變。禮與俗化。衣服器械。各便其用法度制令。各因其宜。故變古未可非。而循俗未足多也。

秦族訓

天地四時。非生萬物也。神明接。陰陽和。而萬物生之。聖人之治天下。非易民性也。拊循其所。有而滌蕩之。故因則大。化則細矣。禹鑿龍門。闢伊闕。決江濬河。東注之海。因水之流也。后稷墾草發蒿。糞土樹穀。使五種各得其宜。因地之勢也。湯武革車三百乘。甲卒三千人。討暴亂。制夏商。因民之欲也。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。夫物有以自然。而後人事有治也。故良匠不能斲金。巧冶不能鑠木。金之勢不可斲。而木之性不可鑠也。埏埴而爲器。窰木而爲舟。鑠鐵而爲刃。鑄金而爲鐘。因其可也。駕馬服牛。令雞司夜。令狗守門。因其然也。民有好色之性。故有大婚之禮。有飲食之性。故有大饗之誼。有喜樂之性。故有鐘鼓箏絃之音。有悲哀之性。故有衰經哭踊之節。故先王之制法也。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。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。故男女有別。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。故風俗不流。因其寧家室。樂妻子。教之以順。故父子有親。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。故長幼有序。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。饗飲習射以明長幼。時搜振旅。以習用兵也。入學庠序。以脩人倫。此皆人之所有於性。而聖人之所匠成也。故無其性。不可教訓。有其性。無其養。不能遵道。繭之性爲絲。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。而抽其統紀。則不能成絲。卵之化爲雛。非慈雌嘔煖覆伏。累日積久。則不能爲雛。人之性。有仁義之資。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。則不可使鄉方。故先王之教也。因其所喜以勸善。因其所惡以禁。

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。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。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。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。

黃帝曰。芒芒昧昧。因天之威。與元同氣。故同氣者帝。同義者王。同力者霸。無一焉者亡。故人主有伐國之志。邑犬羣吠。雄雞夜鳴。庫兵動而戎馬驚。今日解怨偃兵。家老甘臥。巷無聚人。妖菑不生。非法之應也。精氣之動也。故不言而信。不施而仁。怒而不威。是以天心動化者也。施而仁。言而信。怒而威。是以精神感之者也。施而不仁。言而不信。怒而不威。是以外貌爲之者也。故有道以統之。法雖少足以化矣。無道以行之。法雖衆足以亂矣。治身。太上養神。其次養形。治國。太上養化。其次正法。神清志平。百節皆寧。養性之本也。肥肌膚。充腸腹。供嗜欲。養生之末也。民交讓爭處卑。委利爭受寡。力事爭就勞。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此治之上也。利賞而勸善。畏刑而不爲非。法令正於上。而百姓服於下。此治之末也。上世養本。而下世事末。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。夫欲治之主不世出。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。以萬一求不世出。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。水之性淖以清。窮谷之汙。生以青苔。不治其性也。掘其所流而深之。茨其所決而高之。使得循勢而行。乘衰而流。雖有腐澁流漸。弗能汙也。其性非異也。通之與不通也。風俗猶此也。誠決其善志。防其邪心。啟其善道。塞其姦路。與同出一道。則民性可善。而風俗可美也。所以貴扁鵲者。非貴其隨病而調藥。貴其攄息脈血。知病之所從生也。

所以貴聖人者。非貴隨罪而鑒刑也。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。若不脩其風俗。而縱之淫辟。乃隨之以刑。繩之以法。法雖殘賊。天下弗能禁也。禹以夏亡。桀以夏亡。湯以殷亡。紂以殷亡。非法度不存也。紀綱不張。風俗壞也。三代之法不亡。而世不治者。無三代之智也。六律具存。而莫能聽者。無師曠之耳也。故法雖在。必待聖而後治。律雖具。必待耳而後聽。故國之所以存者。非以有法也。以有賢人也。其所以亡者。非以無法也。以無賢人也。晉獻公欲伐虞。宮之奇存焉。爲之寢不安席。食不甘味。而不敢加兵焉。賂以寶玉駿馬。宮之奇諫而不聽。言而不用。越疆而去。荀息伐之。兵不血刃。抱寶牽馬而去。故守不待渠壑而固。攻不待衝降而拔。得賢之與失賢也。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。而天下莫能亡也。玃伯玉以其仁寧衛。而天下莫能危也。易曰。豐其屋。蔀其家。窺其戶。閔其無人。無人者。非無衆庶也。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。民無廉恥。不可治也。非脩禮義。廉恥不立。民不知禮義。法弗能正也。非崇善廢醜。不向禮義。無法不可以爲治也。不知禮義。不可以行法。法能殺不孝者。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。法能刑竊盜者。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。孔子弟子七十。養徒三千人。皆人孝出悌。言爲文章。行爲儀表。教之所成也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。皆可使赴火蹈刃。死不還踵。化之所致也。夫刻肌膚。鑱皮革。被創流血。至難也。然越爲之以求榮也。聖王在上。明好惡以示之。經誨譽以導之。親賢而進之。賤不肖而退之。無被創流血之苦。而有高世尊顯之名。民孰不從。古者法設而不

犯刑錯而不用。非可刑而不刑也。百工維時。庶績咸熙。禮義脩而任賢得也。

要略訓

文王之時。紂爲天子。賦斂無度。戮殺無止。康梁沈湎。宮中成市。作爲炮烙之刑。剗諫者。剔孕婦。天下同心而苦之。文王四世纍善。脩德行義。處岐周之間。地方不過百里。天下二垂歸之。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。故太公之謀生焉。文王業之而不卒。武王繼文王之業。用太公之謀。悉索薄賦。躬擐甲冑。以伐無道而討不義。誓師牧野。以踐天子之位。天下未定。海內未輯。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。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。遼遠未能至。故治三年之喪。殯文王於兩楹之間。以俟遠方。武王立三年而崩。成王在襁褓之中。未能用事。蔡叔管叔。輔公子祿父。而欲爲亂。周公繼文王之業。持天子之政。以股肱周室。輔翼成王。懼爭道之不塞。臣下之危上也。故縱馬華山。放牛桃林。敗鼓折枹。摯笏而朝。以寧靜王室。鎮撫諸侯。成王既壯。能從政事。周公受封於魯。以此移風易俗。孔子脩成康之道。述周公之訓。以教七十子。使服其衣冠。脩其篇籍。故儒者之學生焉。墨子學儒者之業。受孔子之術。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。厚葬靡財而貧民。久服傷生而害事。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禹之時。天下大水。禹身執纍垂。以爲民先。剔河而道九歧。鑿江而通九路。辟五湖而定東海。當此之時。燒不暇。攢。濡不給。挖。死陵者葬陵。死澤者葬澤。故節財薄葬。閑服生焉。齊桓公之時。天子卑弱。諸侯

力征。南夷北狄。交伐中國。中國之不絕如綫。齊國之地。東負海而北障河。地狹用少。而民多智巧。桓公憂中國之患。苦夷狄之亂。欲以存亡繼絕。崇天子之位。廣文武之業。故管子之書生焉。齊景公內好聲色。外好狗馬。獵射亡歸。好色無辨。作爲路寢之臺。族鑄大鍾。擯之庭下。郊雉皆响。一朝用三千鍾簫。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。故晏子之諫生焉。晚世之時。六國諸侯。谿異谷別。水絕山隔。各自治其境內。守其分地。握其權柄。擅其政令。下無方伯。上無天子。力征爭權。勝者爲右。恃連與國。約重致。剖信符。結遠援。以守其國家。持其社稷。故縱橫脩短生焉。申子者。韓昭釐之佐。韓晉別國也。地塹民險。而介於大國之間。晉國之故禮未滅。韓國之新法重出。先君之令未收。後君之令又下。新故相反。前後相繆。百官背亂。不知所用。故刑名之書生焉。秦國之俗。貪狼強力。寡義而趨利。可威以刑。而不可化以善。可勸以賞。而不可厲以名。被險而帶河。四塞以爲固。地形便。畜積殷富。孝公欲以虎狼之勢。而吞諸侯。故商鞅之法生焉。若劉氏之書。觀天地之象。通古今之事。權事而立制。度形而施宜。原道之心。合三王之風。以儲與扈治。玄眇之中。精搖靡覽。棄其畛挈。斟其淑靜。以統天下理萬物。應變化。通殊類。非循一跡之路。守一隅之指。拘繫牽連於物。而不與世推移也。故置之尋常而不塞。布之天下而不窮。